

春融堂集



清·王昶 著

陳明潔 朱惠國 裴風順 點校

春融堂集

下

清·王昶 著

陳明潔 朱惠國 裴風順 點校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春融堂集 / (清) 王昶著. 陳明潔, 朱惠國, 裴風
順點校—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3. 7
ISBN 978-7-5535-0140-6

I. ①春… II. ①王… ②陳… ③朱… ④裴… III. 王昶
(1724~1806)—文集 IV. ①I421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165524 號

出版人

王 剛

責任編輯

熊雪芳 毛小曼 何智明

特約編輯

姜 浩

封面設計

吳 昊

書名

春融堂集

作者

清 王昶著

陳明潔 朱惠國 裴風順 點校

出版、發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 上海市紹興路 74 號

網址: www.cshwh.com

印刷

上海港東印刷廠

開本

890×1240 1/32

印張

44.5

字數

1200 千字

版次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國際書號

ISBN 978-7-5535-0140-6/I·061

定價

128.00 元

告讀者 如本書有質量問題請聯繫印刷廠質量科

T: 021-59671164

春融堂集卷三十

書 一

答翁靜子徵君書

某迂，疏狷直性，不能巧言令色，取媚天下，以故所往輒忤。其不至於欲殺者，特幸焉爾。執事知其貧窶，恐自後益窮，教以與世相委蛇，且廣於取友，所以愛某至矣。循誦再三，感繼以歎。

昔孔子論友曰：“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”又曰：“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益矣。”至於所戒，則曰：“毋友不如己者。”又曰：“比之匪人，不亦傷乎？”其慎且重如此。故古者士君子論交，定爲士相見之禮，合之不可，苟取之必以道。所以在朝廷無利盡交疎之病，在草野有進德輔仁之功。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，子張以爲異乎所聞。蓋張也堂堂，驚於聲氣結納，不知“可者與之”，與爲友也；“不可者拒之”，弗與爲友也。非謂衆之弗容，不能之弗矜也。子張援容衆、矜不能之道，以例友道，是以互持其說而不相入。今朋友道缺絕久矣，賢而仁者誰乎？直諒而多聞者誰乎？箴規剴切之誼廢，而佚游燕樂之事作。百取一二焉，如水有防，如農有畔，蘄以稍補學業，非賴以振其窮也。

且某年僅二十七，距聖人三十而立尚有三歲，於此時亟取天下端淑嚴正之友，恐血氣未定，猶不免冒貢於邪僻。若冀以依助，衣食雜然取之，日移月化，必流爲不肖之歸。是所得小，所失者大也。而執事亦安所取之？夫人言語、面目受之自天，其不嫻於巧令者，非可勉

學而能。今天畀以迂疎狂直之性，天之予我綦厚矣。天厚以予我，我薄自以待，其亦與於棄天、褻天之甚矣。且抑而行之，殺其廉隅矯揉，磨刮久之，不能自制，必將復反故態，於入世終無所效。某早夜自審已久，踽踽然，涼涼然，分爲世唾棄，果無所適。歸於故鄉，求老農老圃以爲師，自食其力，雖飢與寒不悔，非牴牾明教，實以執事知我愛我，故不敢委蛇諧俗也。勉作報書，惶悚不已。

與顧上舍祿百書

使來，辱示新刻《花稿詩鈔》，和而不靡，雅而不嘑甚矣，有合於溫柔敦厚之旨也。吳下多才人，論詩必以君爲首。雖然，詩與史相表裏者也。史之體，善者傳之，惡者用以爲戒，故窮奇擣杙，不惜具載於書，以蘄有裨於人心世道。三百篇亦然。惟今之所謂詩異是，善者引與爲友，因而有贈答酬和之章；其人不足與，而其名不足傳，則弗見於吾之詩也可，且弗克見於吾之詩，則爲惡者懼，爲庸衆者愧，用以力奮於善，是其所以爲教，與史異而實同。若不論人之正譎賢否，雜然見於吾詩，而贈答唱和之章不能遽有所指斥譏貶，則於美刺奚當焉？吾詩不傳則已，詩苟傳，後賢必因詩以考人，考人而人不足稱，則鄙其人，因以鄙我之詩。且因鄙吾詩之諛，而吾之爲人亦將爲所薄。

今足下集中凡與唱酬贈答，僕所未知者甚多，豈吳下多有其人，而僕弗及聞見耶？抑非其人而足下故游揚之，使附俊民秀士之列耶？昔蘇文忠和王鞏詩，謂使鞏姓名附見於集中。鞏以勳舊子弟，又文采卓越照世，而文忠乃矜慎如此，則不若鞏者，其不肯泯泯以濫登也審矣。蘇渙，反賊也；張洵兄弟，降賊者也。工部皆以詩贈，蓋《草堂集》後人所薈萃，使工部手定，其詩必芟削之不暇，又肯留此以貽訾議歟？足下之詩既極工，精而益求精，必於是審焉。僕魯鈍慤直，輒敢盡言於左右，惟恕之且因以思之。

與沈果堂論文書

使來，得所示論文書，明白深切，皆可法，而於墓志尤詳。邇者楊

文叔、蔣迪夫相繼逝於時，能以古文鳴，蓋非先生莫屬也。某爲此亦有年，竊謂墓志不宜妄作。志之作，與實錄、國史相表裏，惟其事業焯焯可稱述，及匹夫匹婦爲善於鄉，而當事不及聞，無由上史館者，乃志以詔來茲，以示其子孫。舍是，則皆諛辭耳。蘇文忠公不喜爲墓志、碑銘，惟富鄭公、范蜀公、司馬溫國公、張文定公數篇，其文感激豪宕，深厚宏博無涯涘，使頑者廉，懦者立，幾爲韓、柳所不逮。無他，擇人而爲之，不妄作故也。得其人矣，而行文之法，又不可以不審。竊謂韓、柳、歐、蘇集爲俗本所亂，如韓之曹成王、劉統軍、權文公碑，皆神道也，而題不具書；柳惟志宗直殯，則直志爾，其祕書郎姜君、襄陽丞趙君、主簿韓君，皆有銘而不書銘；及韓之考功盧君、司法李君皆無銘，乃書墓志銘，其舛誤如是。

至碣與碑同，宜有銘詞，而韓之法曹張君、柳之獨孤君，兩文皆不著銘。獨孤君碣末列友人名姓，與其先侍御神道表同例，蓋皆表也，表例無銘，而韓之房使君、鄭夫人殯表則用韻如銘。其他若鄆州谿堂以序綴詩，汴州東西水門以記綴詞，體製如此錯出者甚衆。今之學者弗參互考訂，而潘氏《金石例》、王氏《墓銘舉例》等書，世亦不復傳習，是以雖號爲能文詞者，每有作輒繆盭不合於古。足下本經術，爲文以迪後進，又所居松陵王寅旭、潘稼堂兩公遺澤未艾，必有好古能言之士出焉。誠其毋妄作，必程諸先民，則文字復古不難也。方冬風寒，相見何時？惟千萬自愛。某再拜。

與顧震滄司業書

前聞命作書，致賀且訊啓行期。既獲手教，則言衰老且病，不能行，恐無以塞明主意。伏而思之，惶惑彌日。昔昌黎與李渤書，具言天子仁聖，年穀熟衍，符貺委至，拾遺公宜疾起，與天下共享之。然考憲宗之初，卒跼於夏，師疲於蜀，其謂四海所環，無一夫甲，而兵者特諛詞爾。且是時政刑教化未盡修理，讒佞欺罔之徒往往萌蘖於朝。著是以思起一直言無鯁避之士，出而諫諍枝柱之。若如昌黎言，天下已治已安矣，將無庸拾遺補缺，爲李渤者不起可也，安得以忘世責之？

今國家偃武修文百數十年，三代以下，治安無與爲偶。皇上端拱法宮，方思格神人，誠上下，興禮和樂，因詔徵通經績學之士，講求儒術，將擢爲司業，用迪於國子庶子，此正儒者佐理休明之會也，不得以言官比。

且唐宋來，取士者設科無慮百十數，從未以經學甄拔天下士，而皇上斷然獨創行之，其說經之書又選於宰執，登於御覽，今編修、檢討及中書舍人繕寫校正，以藏諸內府，重其典者至矣。上重其典而下輕其報，豈賢人君子致身靖獻之道歟？抑又有大不可者？今所用四人中，執事齒最尊，登第最久，係海內觀聽最深，執事不起，則彼三君子皆相顧跼伏，使邁古之曠典缺焉，不獲收其效。後世論者，必咸指爲執事之故，則累於盛德者更大。相隔數百里，無由躬自勸駕，祈因是書而熟計之，毋以爲高名，毋以爲佚老，脂車就路，則天下幸甚。

與彭晉函論文書

去秋在金陵，承足下一見如舊歡，因得盡讀所爲時文，蓋已山、畫山兩先生後未有造微極奧如是者。今足下郵古文見示，然後知足下曩以古文爲時文，今復以時文爲古文也。夫所謂文者，理與詞已耳。詞非理不立，理非詞不達。爲古文辭，必反覆紬繹其理，必旁推交通，不致有缺畧滲漏，以蘄裨於世教。而時文限之以題，理常有所不可盡，而義多有所不獲宣。甚者乃爲逆探鉤取，若吐若茹，以詫其靈敏儇巧，名爲闡聖賢之言，實於聖賢立言大旨轉相悖戾。蓋其不同如此。古之取士，或以詩賦，或以經義，體製格調本去古文甚遠，一旦舍其所業，從事於古文，得門而入也較易。今之時文，皆粹然聖賢之理，體製格調多與古文合，且非夙習于古文，時文亦不能以工。浸淫漸漬久之，遽欲以此爲古文，則毫釐疑似之間愈近，而實愈相遠，其故又不在于辭在氣，不在理在神。

昔康崑崙請學琵琶於河西女子，令三年不近音樂，乃授以指法。近陳宮詹邦彥，少工董文敏書，晚思效顏魯公，及下筆，輒復似董，乃以左手作字，冀忘其故習。夫崑崙女子之琵琶，同此節族勾剔焉爾；

顏、董之書，同此波磔戈折焉爾。然必忘之而後習之，所謂毫釐疑似愈近而愈遠；忘之不盡，終無以得其真文小技爾，然時文、古文不同者如此，似同而實不同又如彼。惟足下自是絕筆不爲，湛於經史，以養其本，久之後達，則取於心而注於手，得其真也必矣。足下於某齒長以倍，乃能數數下問，某敢有所靳？故以聞自先正及心所獨得者，布於左右，且冀足下反之，庶以相長焉。

與夢文子座主薦士書

某行能無似，因鄉試，遂得託於門下。前者至江陰進謁執事，獎許激賞，唯恐不及。及覽所獻詩，則又汲汲然稱譽，每篇未嘗不道善也，以爲可進於古之立言者。某生二十九歲矣，自幼習爲制舉義，於他文懵然無聞知。偶爲詩，雕刻聲悅焉爾。既長，從王次山侍御、沈確士宗伯游，稍知學問之途徑，與功力之淺深次第。不幸飢寒潦倒，未獲畧有成就，倖得乙科，而執事遽激賞獎許如此。又賦詩四章以贈，其行甚踰所望。昔燕昭王欲得賢士以共國，先自郭隗始，樂毅、鄒衍、劇辛之徒，從而爭趨之。今以謏陋椎魯如某，猶獲齒於執事之口，則天下士孰不聞風興起，竊願附於門牆之末者？夫古大臣之報國家，首在以人事。君居恒取天下賢士，緣文考行，眎其德之大小，才之長短廣狹，默識之，樂育之，因而引翼教誨之。去其駁而進於醇，以俟國家一旦之用，猶探囊肱筮而出之也。以故所舉無不當，而所任無不宜。雖然，有愛士之心，無鑒別文章之識，則所愛必非所賢；有其識矣，或無其位，與有其位，而非以文章爲職業，則亦無由與天下士接，以甄拔其尤。今執事心乎愛士爲天下第一，又得在上位，適當學政衡文校士之任，而執事之詞章若火始然，若風始發，若川之方至，足下雄視一代。用其所獨得，鑒別天下之士，緣文考行，孰有能溷執事之識者？而天下賢士，亦孰不樂於自見以，庶幾於一日之知？且某又受知最先，平日頗有意於人材，敢不悉舉所知，仰慰執事求材之至意？

竊見江南人士雖多，惟曹仁虎、吳泰來、趙文哲、張熙純、嚴長明爲之最。仁虎齒最少，性情謹潔，其詩華瞻富有，博士弟子中未有倫

比。泰來甲子副榜，嘗爲宿松教諭，不樂，以病乞假歸，益肆力於文詞，撰《硯山堂集》，漁洋之繼別子也。文哲敏穎幽介，不苟求知於人，所作詩，研練清婉，要能深探而力取之。熙純貧甚，性乃疎豁忤俗，詩雄放，於擬樂府尤工。長明擅侈麗，善馳騁，作駢體文能鎔徐、庾及四傑爲一體。若褚廷璋、凌應曾、吳省欽、蘇去疾，皆出羣之才。執事試時，可視其文而得之也。又有嘉定王孝廉鳴盛，錢舍人大昕。孝廉詩、古文悉排晁，雄傑可喜；而舍人精史學，通《九章算術》，詩亦寬裕肉好。兩人皆在京都。又以經學名者，惠監生棟。棟，故學士士奇子，經、史靡不淹貫，尤深於李鼎祚之《易》，鄭、孔、賈之《禮》，曩黃制府廷桂以經術薦於朝，未得用，今老而益窮之。三人雖不與執事之試度，亦愛慕樂聞者，是以備陳於左右。昔昌黎言陸宣公貢士，所與及第者皆赫然而有聲，由梁補闕肅、王郎中礎佐之，而昌黎亦自以侯喜等十人薦於陸暢，且屬其告於主司。蓋人之主之望於名公卿，與名公卿之報國家，皆蘄於得士，不在平日之知與不知。邇者學政矯枉失正，謂不知其人而取之，可以免於議論，卒也愈公而愈不得人，於國家奚賴焉？某明日偕計吏北上，深惟執事獎許激賞之殷，不敢蹈世人所忌諱，畏避干冒尊嚴，庶垂察之。某謹再拜。

答呂青陽書

某白：去夏過無錫，謁震滄司業，盛稱丈人淹經學，精算術，博聞強記，盡得石齋先生所傳。及至金陵相見，上下議論，以爲過於所稱。恨聚處日淺，不能盡發所撰而讀之，耿耿然若魚之中於鉤也。入春，惠手書，並示《十學薪傳》目錄，驚喜詫歎，又過於前相見時。伏讀《易義》，旁通貫串，粹然一出於正，而於論井養尤精。蓋天之立君理，處於不得不然。而聖賢之作之君也，情每出於不得已。故堯之禪舜也必於讓，舜之禪禹也至於避，夫不得已而受之明乎，非有所樂於此也。寒者使衣，飢者使食，眛昧者使知禮義。一夫不獲，皆予之辜，而民見聖賢之勞心如此。

其至因各以力之所出獻於上，君十卿祿，卿祿倍大夫，大夫倍士，

其勞以次而殺，則其食之也以次而差，率民之所爲報也。是以唐、虞、夏名“貢”，下奉上之辭也；商以“助”名，猶以以下助上爲言。及乎稱“稅”稱“斂”，始成自上取下之詞，不知其義起於相報。是論反覆數百言，實與孟子代耕之義相表裏。廣夏細旃之上，誠不可一日不復此。

至推步之術，自古皆誤於日法四分之疎，無論大衍八十一分至元一萬分，猶有秒忽纖毫之未盡，積久則漸舛。自利瑪竇挾西法入中國，其徒湯若望輩述之，專取合朔爲定，蓋發古人所未發。梅氏用其術，以通於古之歷法，丈人復加簡易徑直焉。於是眇眇之患革，而無憂於贏縮、進退、弱太之不齊。後有考七政者，無以易此。視石齋先生三易洞璣，有過之無不及者。

某以時文取科第，又因少習詞賦，稍稍爲時所稱，乃不知山林中布衣逸老湛深學業如此，方自愧且悔。今司業年八十，而丈人亦七十餘矣。二老皆在東南，而某復以新除官將赴北，不獲裹糧負笈，假館以卒絕業，愧悔何時而已耶！惟時賜書以教之，則幸甚。方暑，千萬自愛。不宣。

青陽名泰，江西新建人。軀幹雄偉，談辭如雲。余見之，年七十餘矣。飲啖兼三四人，目光霍霍然射窗戶。所著《十學》，蓋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及天文、地理、算術、《說文》也。少游浙東，受學於黎洲先生之徒。入閩，獲石齋《三易洞璣》，嗜之，故其書宗二者爲多。老而貧，販書，間爲堪輿術以自存活。酒半輒捋須太息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蓋未能忘世如此。顧司業外，若江寧程綿莊廷祚，淮安程戢園廷鑄，皆與雅善。尤喜余，見必強留坐，語及夜分不倦。自余入都，後三年聞青陽客於金陵以歿，所著《十學》凡六七百卷，不知散佚何處矣。又六年，朝廷修《續文獻通考》，某以《十學薪傳》目錄示纂修官，編修吳君省欽，因爲撮其大畧，載於《經籍志》云。丙戌初夏，檢前書，因並記之。

與朱竹君書

昨於魚門席上，論蘇文忠公撰行狀、神道、墓志，雖不多，實大勝

韓。足下深不謂然，發聲徵色，坐客至失箸，莫能措一語。僕既歸，酒醒，取蘇集中如范蜀公、富鄭公、司馬溫國公數文讀之。讀已，復歎。歎已，復讀。既而且讀且泣，恨不生與同世，廁其門牆，以親炙其言論風采也。及閱董晉、鄭餘慶行狀，如嚼蠟，如搖鞞鐸，毫無足感者，以此益自信，信蘇之工。凡文以傳人也，傳人以厲世也。故孟子曰：“聖人，百世之師。”聞者莫不興起也。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文必如之。然後可謂之文。今董、鄭諸人之狀具在也，能使人廉而立乎？能使人聞而奮起乎？以此益自信蘇勝於韓。

足下必又曰：此非文之故，人之故也。則又不然。夫文以傳人，必人以重文。人不足重，弗作可也。且是時若宣公之篤棗，晉國之德望，西平之忠烈，人足以重，文者豈眇也哉！釋此不爲，乃惟鄭與董諸人之爲，毋亦不量其人大小輕重，謂曾受其辟，遽以文與之歟？抑謂次第其官爵勳伐，足以重吾文歟？抑利其諛墓之金，如劉义所譏者歟？無一而可也。足下謂韓勝者，蓋錮於前人之說。試檢范蜀公數文復之，亦必將累歎歎泣，信僕之論不謬爾。夫韓之古質奇崛厚重，根柢六經，爲文忠所弗如，且如書《張中丞傳後》，悲壯激發，於司馬遷、班固弗啻也，何文忠之能比！若夫行狀、神道、墓志，文忠乃實勝韓，足下幸毋膠前說。某謹白。

與惠定宇書

日者在廣陵，常侍履綦，得備聞緒論爲幸。至所論“禰”字當作“祧”字，竊按《公羊傳》隱元年秋七月註：“生稱父，死稱考，入廟稱禰”，疏：“禰，示旁爾言，雖可入廟，是神示，猶自最近於己，故曰禰。”又《詩·邶風》：“飲錢於禰。”《毛傳》云：“禰，地名。”《釋文》云：“禰，乃禮反。《韓詩》作坭，音同。”《玉篇》云：“年禮反，父廟也。”《廣韻》云：“祖禰，亦姓，出平原。魏有彌衡。亦作禰，奴禮切。”又《堯廟碑》：“祖禰所出。”《隸釋》云：“禰即禰字。”歷考諸書，無謂作“祧”讀者，惟《說文》無此字，僅見於徐鉉新附字中。故陳澧《集注》云：“讀作祧字。”然徐鉉新附字注云：“禰，古文禰。”亦不作祧也。先生博學多聞，古訓是

式，必更有所據，惟幸垂示焉。不宣。

與褚舍人搢升書

奴子從都下歸，知動履萬福，并惠手書，具道小學放絕，欲勒字學一書，具訓於蒙士，其意甚厚。按漢法：太史試學童，能諷書九千字以上，乃得爲吏。又以六書試之，課最者以爲尚書、御史、史書令史。又吏民上書，字或不正，輒舉劾。蓋用之審而核之之精至於如此。今則齒於學，舉於鄉者俾之誦百字中，必有譌音焉；俾之書百字中，必有譌體焉；而刊雕在簡牘者，紕繆疊出。姑以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言之，“親仁”之“親”，本从辛从木，監本乃从立从木。“皇皇后帝”之“皇”，本从自，監本乃从白。“饗殮而治”之“殮”，本从夕从食，監本乃从歹从食。“皞皞如也”之“皞”，本从日从皐，監本乃从白从皐。於諧聲、會意之義皆失。至若“欲”之加“心”，“執”之加“艸”，其失更僕數焉，不能終也。外此經、史、子、集之外誤，概可見矣。

某常欲綴輯一書，專以《說文》爲本，《說文》所未載，則散附於各部之下，先列音之互異者，次列義之互異者，次列形之互異者，據《說文》以正《玉篇》、《集韻》之失，據經傳以正《說文》之缺。垂六七年，會以官事未果成，而足下奮然爲之，僕可輟不復作矣。且古無字名，有目爲書者，《周禮·保氏》“養國子，教以六書”是已；有目爲文者，《禮記》“書同文”是已；有目爲名者，《儀禮》“百名以上書於策，不及百名書於方”是已。故《漢藝文志》或云《凡將》，或云《訓纂》，率不言字。至漢魏間，而《字詁》、《字指》、《字林》之書乃漸行焉。然則足下之成書也，其名亦庸可忽歟？近長洲布衣江鱷濤名聲，工《說文》之學，見其所書當與張力臣、陳長發上下，知足下樂得聞之，并以白於左右焉。不宣。

與秦味經先生書

前月在維揚讀邸報，知新膺恩命，總典秋官，事與願俱欣慰無量。竊聞唐虞命官二十二人，伯禹而外，莫賢於皋陶，而其所專任者士師。

周公以叔父之親位冢宰，而所兼攝者司寇。魯有三卿，皆一卿兼二。孔子乃獨爲大司寇，非以其事至重，一不當則民氣天閼乖戾，上關乎陰陽，故其任之之重，非大聖賢不以畀耶！至漢以冢宰、司徒、司空爲三公，獨司寇不與焉者，蓋以冢宰長百揆，司徒富而兼教，司空則平水土，皆所以生民也。取其生，不取其殺，所以示人主之用心也。

今天下治平百有餘年，振古未有，宜若無事，於刑而尚未能致刑措者，豈民之無良歟？抑吏方習於簿書，期會日以法令扶摘其民，於有恥且格之風，缺然不講，使民不能感其意歟？皇上之用心，堯舜之心也。今登執事以長秋曹，其以仁明望執事，其以移風革俗期執事也明矣。不然發奸摘伏，以懲鳴義姦宄之徒，則一二刀筆吏文深小苟者優爲之，亦何庸當世大賢，以重其寄耶？伏惟執事推虞周命官之意，上副皇上簡擢之心，以塞天下士君子願望之志。故某之聞命也，不敢以賀，而竊有望焉，惟幸而鑒之。

與門人張遠覽書

僕在京師日久，交天下賢士大夫頗衆。前足下下第來見，辭氣清峭，樸直較然，有異於衆人，心固已識之。及觀所示古文辭，其意醇，其旨潔，而法度悉與古人合。甚矣，文之似熙甫也！足下以不第歸來取別，而僕適以應官去，悵惘累日，不能自釋。乾隆初言古文者，推臨川李巨來、桐城方靈皋兩公。僕生晚，不得見其人。稍長，始識蔣編修恭棐、楊編修繩武及李布衣果、沈秀才彤，乃知古文淵源曲折所在。四君又先後卒，今之有志乎是者，惟桐城劉教諭大槐、錢唐杭編修世駿、大興朱中允筠、桐城姚儀部鼐、嘉定錢中允大昕、族兄鳴盛數人。而數人者，業之成與不成，猶未可卜。又得足下奮臂其前間，甚慰所望。

夫學古文而失者，其弊約有三：挾謏聞淺見爲自足，不知原本於《六經》。稍有識者，以大全爲義宗，而李氏之《易》，毛、鄭之《詩》，賈、孔之《禮》，何休、服虔之《春秋》，未嘗一涉諸目。於史也，亦以考亭《綱目》爲上下千古，不知溯表、志、傳紀於正史；又或奉張鳳翼、王世

貞之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而裴駰、張守節、司馬貞、顏師古、李賢之注最爲近古者，缺焉弗省。其失也，在於俗而陋。有其學矣，騁才氣之所至，橫駕旁驚，標奇摘異，不知取裁於唐宋大家以爲槩矧，而好爲名高者；又謂文必兩漢，必韓、柳，不知窮源派流，宋、元、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。其失也，在於誕而誇。其或知所以爲文，與爲文之體裁派別，見於言矣，未克有諸躬；甚者爲富貴利達所奪，文雖工，必不傳，傳亦益爲世詬厲。其失也，在於畔而誣。夫以爲文之難，而其所失又復多如此，則有志於古人，不可以不知所務明矣。

邇者能言之士，數出於東南，中州及西北絕少。然幸而又一出焉，必殊絕於人。況足下有田有廬，足以備饘粥、竹樹、花果之盛，足以供偃息，又有善本書數千卷，爲中州士大夫所罕見。熟讀而深思，博觀而約取，充其學足以接熙甫無難。則不第也不足悲，而歸於其家也益可喜。故趣舉近日之能言，及言之而失者，以勉足下，未審足下謂有合否也？西華令劉君，僕同年生，從其寄書良便，幸時惠音問，且以近作見示焉。

答甥蔣瑞應書

四月二日得來書，知吾賢眠食佳勝，且言鄉人中多有譏僕簡傲者，意欲僕和其光，同其塵，頻於徵逐，以蘄免於忿憾也，意良厚。僕生平與人交，親疎在心不在迹。蓋吾鄉之宦於京師者，率十數人爾。往時僕爲中書舍人，多暇數日，輒過其舍，非有所親也。今或間一二月一見，間三四月一見，亦非心有所疎。且內直之班，上在宮則日入直，在圓明園，則八日中往直四日有奇。比歸之，三日入刑部署者二，浙江、山西兩司及秋審處案牘繁勞，十數吏以次白事，非抵暮不得出，而聽訟尚不與焉；入方畧館者一，《通鑑》、《方畧》、《音韻》、《一統志》諸書，問其當進者係第幾帙，已呈總裁與否，校錄完好與否，時有被旨及大臣考核者，必縷舉而覆陳之。稍畢，往經咒館，與西僧講論繙譯，亦非數刻不得竟。過是，則又應圓明園之直。其有造吾門而見者，十不得一二。且閱數日乃得往報，以是騰衆人之議。

然公事使然，謂僕居要地，恃勢簡傲者，蓋不足與辯。《曲禮》言“不妄說人”，孔子謂“君子易事而難說”。如以徵逐爲說人之具，僕年四十餘矣，方欲仿古人所行，招之不來，麾之不去，何肯酒食遊戲，以希一當衆人之意？且所求說者，君子與？說之不以道，君子弗說也。求說者，小人與？又何肯舍其正而從於邪，冀小人之無異言也？抑僕之素志，謂士大夫端以讀書學道，砥礪廉隅爲本。今鄉人中好讀書者誰？能學道者誰？放僻邪侈之徒，日接踵於坐，未聞有所分別迎距。如是而欲僕和光同塵，長與比昵狎暱，能乎不能？且同鄉如張策時、趙升之、吳冲之輩，僕推獎歎譽唯恐不及，每及門，雖隆冬、大暑，未嘗不倒屣迎也。僕之非簡傲明矣。昔韓文公以磨蝎爲身宮，蘇文忠公以磨蝎爲命宮。僕雖萬不逮古人，往往不理於口，然內返諸心，實無有昔親而今疎者。若以此得咎世人，雖死且不恨，何有於譏使人臨發？艸艸作答，惟幸祕之。

與趙升之書

不見足下者幾二載，使來辱賜書，且示以作詞之道，謂當爲古人子孫，不當爲古人奴隸。此非獨詞之謂，凡爲學者，莫不宜然。古人之於詩、古文辭必有所規撫，緣以從入。至於究也，上下千古，含咀蘊釀，沖灑演迤，汨汨然，灑灑然，隨所之以出之，意與辭化，不自知其所自，而人亦卒莫得測其涯畧。譬於水合衆山之泉以爲源，源既盛矣，放乎長流，又有諸水以滙之，故能如此也。不然割裂襲績，句比而字倣焉，是真夷於奴隸已矣。某愚且陋，分不足以與此，然實力於詩、古文也久，將求所爲含咀醞釀者幾焉，未知果能與否，亦冀與足下共進而勉之，詞特其一端而已。承命作序，非敢緩，以足下詞必傳於後無疑，不敢率然以應，幸姑俟焉。不宣。

與曹來殷書

某頓首：九月二十一日遞中得手書，惟尊候萬福，喜慰無似。來書盛稱某詩奇崛雄拔，當世能言之士無出其右，殆見僕之屯蹇拂鬱，

姑以是相慰藉焉爾。古之遷謫者，往往嗟嗟戚戚，若不安其生，思頌封禪，紀功德，因以取後世譏。又或託於逸豫放曠，若樂天之在江州，微之之在通州，徒以詩之富且工，往來相炫耀。竊以爲處憂患之道，二者俱非。何則？人生觸扞文網，雖曰時命，大都自取天，因以降罰使然。因一事發，不因一事起，生平或疵類多，遂以致此。故自從軍以後，默取二十年來行已處事及性情心術，一一自考驗，始知違悖道理，不可擢髮數過。益省益多，由此益醜且恨。怨天尤人之念，尚不以萌於心，矧弄筆墨，騁奇怪，與文士爭名譽，其不敢也審矣。

某少無兄弟，年四十有六，生女一，尚乏子息，家無擔石儲。往時取一第，進一階，必積勞苦乃得之。既得，又復摧挫隔閡，使不如意。蓋命之屯蹇拂鬱至於此。去年七月出銅壁關，迄十月抵老官屯，攻剽賊壘，其間歷毒喝，陷泥淖，厲怒湍，踰重嶺，險惡萬狀，非耳目所恒聞見。是時軍事亟，不暇自顧恤。回憶軍中，强悍武士死且十五六，孱弱如某，托先人之積慶，未即填溝壑，竊幸以爲過矣。痛定思痛，其嗟嗟戚戚固宜，又何心倣前二者之爲，鉤奇鬪豔，以詩文炫耀，取譏於後世邪？且三年中，備閱艱苦，精神消耗過半矣。曩時白髮僅一兩莖，今顛毛種種，髭鬚亦有白者。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”老母年踰七十，瑩瑩一身，尚在萬里外。誠不如牛醫狗屠，猶得具甘毳以備侍養也。每一念至，中夜三四起，魂怳怳若有所忘失。柳子厚云：“凡爲文，以神志爲主。”如此乃欲與當世能文之士操觚濡翰，角勝於藝林，非愚則妄而已矣。

今退而處江湖者，有大宗、鳳喈、曉徵、心餘諸君子。足下暨竹君筠、心白華復以文學表著朝，著文章之柄，既幸有所宗主。儻緬酋悔禍歲事，某因得以還鄉里，誅鉏草茅，奉老母，育子嗣，修身約己，以償夙讐，志願已畢矣。固不敢逸豫放曠，亦不敢妄託於窮愁著書也，惟知己審之。秋深，想北地早寒，惟千萬自愛。不宣。

與杭大宗書

某頓首：家書至，得執事去年九月書，責其不當適邊徼，蹈鋒鏑，

妄以身許人，以貽老母憂。亹亹數百言，皆引古誼相剴切。執事年七十餘矣，手顫不能作楷字，乃爲某反覆諄切如此，讀之不覺汗之浹於背，而流涕之被於面也。某無狀，以尚書郎典機密，不能杜門謝賓客，與罪人子孫往還，其取咎戾固宜。吏議以後，適大司馬阿公自伊犁還，詣行在令同事者作書，約往雲南，時某未敢許也。一日侍老母，老母泫然曰：“汝父自幼教汝，令汝有聞於時，不幸被譴謫，爲世僂辱。汝不克自湔洗，何以慰汝父？吾聞阿公正人，且吾雖老，尚不至衰病頽廢。汝往依幕府，因得以陳力自贖，未必非汝父意也。汝毋念我。”因誦《燕燕》之卒章曰：“先君之思，以勗寡人。”復相與泫然者久之。於是南行之計始決。《禮》曰：“孝子不登高，不臨深。”懼辱親也，以是樂正子下堂，傷其足而憂。《禮》又曰：“戰陣無勇非孝也。”蓋未仕以守身爲大，已仕以宣勞爲大。道之不同如此。

某寡兄弟，又負黷廢黜，雖不敢以守身爲解，與列位於朝者有間矣。於道不必觸冒危險，以驚恐老母。從軍之役，蓋出於可已也。可已而終，不可以已推思其故，輒爲之骨愴心悚，神魂飛越，夜寐三四起，媿不可以爲人。微執事責某，固何說之辭，然謂某妄以身許人，則自有說。昔昌黎從裴晉公討蔡，可謂相得益彰矣。若張建封、董晉，則皆庸陋小夫，不應應其辟，爲其使也。僕常病之，是以此行籌之良熟矣。大司馬爲人宅心恕，謀國忠，莅事簡而有法，樂與迂謹方正之士交，故某不惜危險而許之。若夫公忠不足以楮國是，德器不足以孚人望。歐陽公云：“士雖貧賤，以身許人，固亦未易，詎肯昧昧焉以從事耶？”今兵事浸息，某亦意氣消耗，不復能任官守矣。旦夕歸京師，奉老母還於鄉里，當詣西泠六橋間，與執事面悉區區不得已之意。是書到日，想值溽暑，惟眠餐自重。草草復書，慚赧不已。某再拜。